

今年温度升得快，春天来得早，西湖茶山提前几天忙碌起来…… 有这些盈盈绿意，便是希望



▲梅家坞当地茶庄的小女孩背着小茶篓和游客互动采茶。巩持平 摄
▲近日，梅家坞村的茶农在采摘西湖龙井“明前茶”。新华社发



■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我到茶农阿凤家的那天，她从安徽雇来的10个采茶工也要到了。我们坐下喝茶，喝的是杭州梅家坞村最新采下的西湖龙井，这是茶农家采摘季待客最合时宜的特产。刚过去的冬天有点早，茶叶长得瘦些，头遍水喝起来苦，二遍三遍时慢慢露出清甜。泡茶的水是山泉水，是茶农一大早就从山上拎下来的，放在大桶里储存。有人提醒我，下次可以带一个大水壶来，这样的水泡茶，味道是城市里的自来水或矿泉水永远不能比的。今年温度升得快，春天来得早，龙井的采摘提前了5天。“政府大巴车统一送了一大批采茶工进村，车队有好长一列，车头都拉着红条幅，特别壮观。”阿凤说得手舞足蹈，其实她没去看热闹，但微信群、朋友圈里，车队进村的视频传遍了，这两天见面，村民间都会说起这个。正聊着，外面热闹起来，阿凤赶紧起身：“是采茶工到了吧！”果然，19个40岁上下的中年女性拉着行李箱、拎着编织袋出现在门口。阿凤从中间挑了10个出来——说是挑，其实一拉一串，她们是一个村的，有的是亲戚，有的是邻居，更相熟的终归在一起——剩下的9个往另一家茶庄去了。早上7点半在村口集合，下午两三点就能

到茶庄，同往年一样，这些采茶工包了辆大巴来杭州。领头的大姐姓荣，在阿凤家做采茶工十多年，她表弟在跑长途客车，每年做中间人，帮忙找车，有时也自己做司机。今年，因疫情防控要求，每个坐车的人都要有村里开的健康证明，看绿码、量体温上车，大巴上隔座坐人，且路途中不能再上人，正因如此，本来98元的票价涨到了200元。荣姐拎了一麻袋土鸡蛋来，算是家乡特产，送给雇主做礼物。她自己的行李只带了一个双肩包，因为与这里实在太熟，也足够信任，索性省去麻烦，采茶季用得上的东西，往年已寄放在这里。采茶工们住阿凤家茶楼的地下室，有专门的厨房和餐桌。现在，她们刚放下行李，忙着梳洗和试穿衣服。衣服是阿凤提前准备好的，用最大号黑色塑料袋兜着，大多是阿凤女儿的旧衣服——茶山上，穿过茂密齐腰的茶树从行走，若茶锈蹭在衣服上，很难洗去，穿什么都是糟蹋。况且，山上多雨，得多备点衣服，淋湿了有的换。“这是老板娘专门给我留的鞋，知道我脚大。”荣姐踢踢脚边的一双黑色布鞋，眼睛笑眯眯的。19个采茶工都由荣姐带出来，她们本是种水稻的庄稼人。这个时节，地里农活不忙，家里孙子也带大了，像采茶这样强度低、周期短、

时薪高的工作，是出门打零工的上乘选择。“临时工工作不好找，我在工地上干过，也做保洁，有活就做。”荣姐性格开朗，爱交朋友，资历又深，颇受欢迎。到达的第二天起，采茶工们就要上山采茶了。套上深蓝色麻布罩衫，戴上帽檐宽大的斗笠，腰间缠上几圈绳子，把茶筐固定在身侧，这是一个采茶工的标准造型，若是担心山上有急雨，就披上雨衣，换好雨靴。天亮了起床，到太阳落山，中午回来吃饭。最远的一片茶树种在另一个山头的半山腰，爬过去要40分钟脚程。什么样的茶叶可以采摘？关键词有两个，一是2.5厘米，这是芽尖的高度；二是两叶一心，这是芽尖的形状。成熟的采茶工可以左右手同时开工，手里刚摘下的还没进篓，眼睛早已发现下一处可以采摘的。每年都有新采茶工加入，阿凤会带她们到山上，简单介绍几句。在荣姐眼里，芽尖能不能采和水稻熟没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庄稼人，看作物成色看得准，不是什么难事。”熟练的采茶工每天能摘近20斤新鲜茶叶。庄稼人的另一个习惯是，地里种的东西长成了，不收到家里来，心里不踏实，来采茶，顺便也分享了丰收的喜悦。若有几天天气晴好，茶树上的芽尖一起冒出来，采茶工不够用了，阿凤就骑电动车到

繁花冲出严冬 春水如期而至



身后是一片茂林，眼前是一湾逝水，山里的朝阳和垂柳如万千条金丝绿线将人绵绵缠绕。开春以来，雨一溉又一溉，落一次，梅凋一分，水涨数寸。梅已残，梅香还在隐隐绕人，像舜帝妃子娥皇、女英的幽魂。樱、海棠、桃、李、紫荆、迎春、白玉兰、紫玉兰、酸模、水芹、茅草、水苔、婆婆纳继之，各路花草草仙纷纷演绎人间春色，又热闹又寂静，又甜蜜又芬芳，少年时见了会心生惆怅的，或许还会在烟盒子上用铅笔即兴写几行朦胧诗。春色已四分之三，群花占一分，百草占一分，嫩柳占一分，余下一分属流水，以及水中浮云、苍山、白沙、乱石、三五只野鸭和七八只白鹭。流水灿白而明亮，过坝子哗啦啦，过深潭悄无声息，过孤石汨汨然，过平沙如雁落无声。四望里，山气蒸蒸如畅饮醇醪，其味醇甜，地气蒸蒸如沉醉初醒，其味土腥，水气蒸蒸如淡墨酒酒，其味清芬，坐在春风里看流水的人，双鬓已然星星也。皮肉、衣服和骨头与水风俱化。河畔草甸上，有人面朝河流席地而坐，河中沙滩上，有人在放风筝，桃李树下，有人在嗅花香。他们这时候都摘下了口罩，安徽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已经下调为三级，在室外空旷人稀处，可以摘下口罩了。摘口罩，不仅意味着口罩器官的解放，呼吸得以顺畅自然，在心理上也是另一种释放，持续将近两个月的可畏疫情已经得到明显控制，压抑已久的心情也如繁花冲出严冬灿烂绽放。前段时间，路上人迹屈指可数，都戴着口罩低头默然而行，逢人远远相避唯恐不及，眼睛里有无数意思。疫情中的时间总是过得很慢，像驮日子过山顶，一个多月后回头一望，一切都如梦幻的梦境，不像是真的。记得2月底的时候，楼下的店铺次第开张，有两家在装修门面，切割机、钉枪、锤子、电刨的声音轰隆隆，竟然不像以前那样觉得嘈杂而不可忍耐，反而感到亲切、安妥。同楼，数十天很少见到人，听到噪声也觉得是天上仙乐。

在心理上的艰难时期，我经常来到护城河边，望水，听水，等待春天。春天总是如期而至，春水总是如期而至。春水多情，如初恋少年。刘梦得说醉里风情少少年，写此诗时他应在中年以后，尝尽宦海倾轧滋味，一个人倘若尚在为赋新词的年纪，断无眼前名利同春梦的透彻感慨，即使有也是矫情强说，酒醉鞭羸马或者一晌贪欢还差不多。也是到了中年，我才有如是判断。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古人也是今人，今人也是古人，古与今、彼地与此地同此凉热。日本奈良时代的重臣长屋亲王写的那首《绣袿衣缘》其实还有后两句：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前几天回老家，专门去村中的河流里寻觅菖蒲。河里的菖蒲清雅可人，芦苇的那一蓬生在顶岩的褶皱里，尤其茁壮，根系发达如水竹劲节，叶片半人高、寸把阔，肥厚多汁，直立若绿剑。有几年我在安庆读书，夜半偶闻乡愁如烟起，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幅画面，就是这一蓬生意盎然的菖蒲，以及在溪边浣洗衣裳的伯祖母。童蒙时，伯祖母每天烧好一家子的早饭，然后来河湾洗衣服，我是她的跟屁虫。她跪在垫着草蒲团的石头上，搓揉，捶捣，漂洗，拧干，乳白色的皂荚汁液，在石缝里渗出的深红色锈水混合着，在水潭子里面一点点洒开。我脱了鞋子在水里捉鱼虾、泥鳅和石蟹，有时候也采一片菖蒲的叶子当宝剑。伯祖母手上的棒槌溅起水花，像小雨洒落在我头上。菖蒲的气味清芬醒脑，真好闻。一回头，就看见朝阳从山背后起身，她在伯祖母灰白的发髻和湖蓝色的对襟褂子上，她的脸慈悲得像观音庙里的水菩萨。后来大了，一到河边，我就仿佛听到伯祖母的声音：“你喂，莫嬉水哟，掉到深水潭里不得结果。”算起来，她已经过世17年了。晋朝的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说，安期生服食菖蒲，一朝登仙而去，只在人间留下一双鞋子。伯祖母也早就位列仙班了吧，她的鞋子不知道还在不在，但她的足迹还印在溪石上，尖尖如船头，我能看见的。春水生，落英闲，鸿雁振羽来归。



老底子的苏州夜市

刘建强

春分与清明之间的苏州夜，还残留着一丝料峭的春寒。晚上8点半的观前街灯火璀璨，游人不少。九成以上的商店敞开大门迎客，一层口罩，挡不住人们逛街、购物的热情。苏州夜市，向来繁华，老底子的苏州夜市究竟是怎样一幅画面？从古代诗人留下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一斑。那一年，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送一位好朋友去常州做官，他在城里宴请好友，畅饮达旦，傍晚把他送上船，出阊门沿大运河往枫桥、浒墅关而去，一路话别，舍不得下船，一直送到望亭。一路走过，只见船上的渔火与两岸的灯光互相映照，溢彩流光。白居易在诗中写道：“灯火穿夜市，笙歌上驿楼；何言五十里，已不属苏州。”数十年后，杜荀鹤送友人去苏州游览，他告诉友人说，苏州是个很美丽繁华的城市，到了那里，你会看见夜市上，人们还在灯下讨价还价买卖菱角、塘藕等土特产，一船船罗绮缎从身边经过，销往远方。如果从唐朝开始算，苏州的夜市已经延续一千多年了。范成大是苏州人，最了解自己老家的性格，他在《吴郡志》里说，苏州这地方自古繁华，人想得开，舍得花钱，春花秋月之时或者恰逢什么节日，必须画船箫鼓、靓妆丽服结伴出游，而逛夜市是保留节目。明朝时，阊门至枫桥一带的市场，各地商贾云集，交易异常繁忙，白天生意做不完，挑灯夜接着开夜市。文徵明的家就住在阊门里，晚饭后出阊门散步，他目睹了枫桥一带夜市的繁华。他写道：“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人语不分尘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烟。”你去逛夜市，你不知不觉也成了夜市的一部分。明清之时，八月十五之夜，虎丘、山塘一带，苏州最热闹的夜市开张了。岸上的摊贩和河中小船竞相兜售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锦

老底子的苏州夜市



苏州山塘街的跨年夜市上，店家展示传统文化。视觉中国供图

帆开，牙槽动，百花洲，清波涌……”一轮明月挂上桐树梢时，虎丘曲会开唱了。山门内外，空气中飘散着桂花的芳香，碧波倒映着灯火璀璨，佳丽如云的街道。人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好像在和千人石上的昆曲水磨调相唱和。老底子的夜市，想必是绚丽璀璨、火树银花的吧？尽管那时候还没有电灯，但是，有豆油，一个灯盏，加一个棉纱做成的灯芯，就是一盏灯了，如果配上灯罩，那就是升级版油灯了。油灯，除了照亮夜色，还能烘托气氛，带来游人如织、红红火火的氛围。有一种画舫，仿佛专为夜市而打造的，是夜色市河中流动的餐馆和剧院。最大的画舫，可以容纳3桌宴席，画舫上最抢眼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灯笼，有明角灯，有珠子灯，有罗帛灯，多达一百余盏。水面灯影荡漾，船上流光飞舞，周边亮如白昼。人们在船上品尝美食，欣赏昆曲，欢欣畅谈，到半夜才散去。大船有船的恢宏排场，小船也有小船的家常趣味。如果你在清朝某个夏天夜晚，来到胥门万年桥畔，你会见到一场小划子上文人们的小聚会。丈夫叫沈三白，妻子叫陈芸。那天，夫妇俩去吴江办事，返回苏州时，太阳已落山，小船就停泊在胥门万年桥畔。三白夫妇齐动手，把小船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又剖开一只红瓤西瓜，任清风拂面，瓜香沁人。晚霞将万年桥罩上了一层红色轻纱，天色暗下来了，胥江口星星点点都是渔舟灯火。船家姑娘为三白夫妇烹饪了一桌精致的船菜，三人一起在船头射覆行酒，夜半时分才尽兴而归。几天后，一个朋友的夫人向陈芸“举报”说：“你先生带着两个歌伎在万年桥饮酒，你知道吗？”陈芸哈哈大

笑说：“其中一个‘歌伎’就是我啊！”20世纪30年代初，郑铎铎来到观前街逛夜市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饭馆生意火爆，一桌难求，走了两三家，才找到空座。暮色中的观前街，灯火璀璨，霓虹闪耀，铜的、布的、黑漆金字的招牌，密密匝匝排列在头顶，一举手便可触到几块。灯光照射下，茶店里的玻璃匣亮晶晶的，里面精致的苏式糖果点心也镶上了一道彩边。苏州的夜市，不仅聚焦在繁华街市，也浸润在古城的毛细血管里，在那些小巷深弄里，夜市街挤了个密密匝匝，白炽灯下，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赚来了满满的人气，游客摩肩接踵，观前街几乎水泄不通。如今，徜徉在这条姑苏第一商业街，我想，如果在明朝的春夜，我会看见玄妙观院内，那些盛放的桃花，一枝又一枝越过围墙，绽放在观前街上，春风一吹，洒落一地花瓣，就像打翻了一地碎锦。明朝的苏州人给观前街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碎锦街。碎锦街，繁花似锦的街。对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夜市来说，这场疫情，或许只是一段小插曲。当你看到一拨拨边吃烤串边喝奶茶的年轻人说笑着从身边走过的时候，你就能感到，暂时被抑制的热情，带着一股张力，正在这微寒的春夜蓄势待发。